

我的家乡湖南溆浦溪河如织，瀑水争流，山虽高崇，然植被丰美，常见的杉、松、樟、梓，覆嶂接壑，触目皆是，珍稀树种也多。溆浦的村庄多在山野间，树木花卉名就是村庄名，桐木坨、枣子坡、桔花园、莲塘坪、枫香林、栗子坪，等等。倘若把全县村庄名都列出来，简直就是植物大全。

溆浦山水间的这些植物很多都被屈原写在他《离骚》《九歌》等诗章里，取物喻象，寄思托志。屈原笔下的嘉木如松、桂、椒等，香草如白芷、泽兰、野菊等，都用来颂扬君子。写到的恶草则不多，无非萧艾、葛、茅等数种，用来比喻小人。诗人笔下的草木或君子或小人，都只是借艺术手法营造的文学世界，并不是要将植物分出贵贱高下。尤其在过去，乡下人医食皆赖万木百草，更对草木无良莠分别之心。

我住的村庄漫水在溆水河谷平原上。我除了田土里熟悉的庄稼，各种树木和野花草藤蔓也认识不少，大多因为它们或能吃，或能用，完全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艾草，仿佛跟着你的眼睛长，菜园边，田埂上，野地里，你望到哪里，哪里就有，像画家画布上打底的背景。我家乡的许多吃食，皆喜用艾草掺佐。每逢深春，农家人必采摘数筐青嫩艾蒿叶，晒干捣碎备各时节之需。重阳节做重阳糍粑，清明前夕做社糍粑，平日嘴馋想吃蒿菜糍粑，都得在糯米中掺些干蒿菜末儿擂匀做成。糯米糍粑掺了蒿菜，吃起来才香。过春节了，有人会把所剩不多的干蒿菜末倒进石碓中热腾腾的糯米饭里，打一唯喷香喷香的蒿菜糍粑。抡木锤的壮汉多会艳羨，说：你们家太晓得收拾东西了！每逢端午，家家门前都挂上艾蒿菖蒲驱邪祛毒。毫不夸张地说，我家乡人从年头到年尾都是闻着艾草的清香过日子的。艾蒿有好几种。我小时曾拉着替

上山拾菌子，是小时候的事了。那时总和奶奶一起，背上小背篓，穿过村子，和路上遇到的人打着招呼，慢悠悠地转上后山。一步步往上攀爬，扒开湿漉漉的浓绿草丛，在黑褐的树根边，在鲜红土壤的山坡上，一点儿独特的颜色或形状忽然显露出来。橘红的是早谷菌，铜绿色的是铜绿菌，黑色的是黑大脚，灰白的是鸡枞，小喇叭状的是喇叭裤菌，圆滚滚的是姜枣痞。另一种圆滚滚的菌子，轻轻一吹就有黑色孢子四散开来，不能吃，但能攥在手里当手榴弹，远远地朝假想中的“敌人”扔去，小小的烟尘顿时在山坡上腾起。

几十年过去了，奶奶已经变成了一个坟头，昼夜待在半山腰。而当年我最喜欢吃铜绿菌或早谷菌炒酸笋，也已经多年没吃到了——铜绿菌当时在施甸卖2元钱一斤，父母常常感叹，快要比肉贵了。他们不会想到，当年铜绿菌只消从施甸拉到昆明，一夜之间，就能涨价到25元一斤。他们更不可能想到，如今就连在施甸，铜绿菌都能卖到40元乃至50元一斤，早已经比肉贵了。

去年春天，朋友约我吃饭，有位退休了的老前辈带来了一小包东西，很珍惜地打开，是冷冻的各种菌子。他传授经验，说捡回来的菌子洗干净后，放冰箱里冻起来，吃的时候不要化冻，直接放进火锅，味道跟新鲜的差不多。还说，这是他去年存下的最后一包菌子了。我们当即决定牺牲一只老母鸡来配这珍贵的菌子。咕嘟咕嘟煮起来，不过三五分钟，香气氤氲，我们都化身老饕，一筷一筷，将山野的气息尽数纳入腹中。

有人提议去拾菌子。几个中年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们盯着眼前热气蒸腾的菌子火锅，仿佛看见了雾气蒸腾的山林。

两个月后，终于成行，去了保山城边的宝盖山。开车上山，盘山公路转了几圈，不时见到路边停着车，估计都是上山拾菌子的。我们又开了一段路才停下，钻进山林。耗时两三个小时，没找到粉菌、鸡枞之

母亲去采艾草，辛辛苦苦采了一篮回来，母亲哭笑不得，说要不得，这是苦艾，太苦，不能做蒿菜糍粑。原来，苦艾叶子背面有一层细白绒毛，叶子也比做蒿菜糍粑的艾草要宽大些。

我猜，这种不能做蒿菜糍粑的苦艾，应该就是屈大夫《离骚》中写的萧艾吧。《离骚》里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幽兰芳草，譬如君子，萧艾茅葛，喻于小人。《离骚》里又说：“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申椒、菌桂，就是我们溆浦人饮食中几乎频频不离的花椒和肉桂，其芬芳馥郁，既刚烈，又温厚，喻之于诤臣，再恰当不过。有件趣事。我老家院子，门外有竹，门内有三棵好桂树，一棵好石榴，又有樟、柚、楠、橘数棵，环宅而生，绿意葱茏。我却极想再有两棵花椒树。一日在院中闲步，突然发现前庭正中生了一棵花椒树，皆有一人多高。我喜不自禁，想这必是风刮鸟衔的花椒种子，悄悄在我家生根落地。难道是天意？我忙除去花椒树边杂草，让它们好好生长。又有朋友喜欢，我割爱送了一棵出去。

屈原《山鬼》里还写到葛：“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三秀就是灵芝草，据说灵芝一年开花三次，故称其为三秀。灵芝是仙草，山鬼采之，喻其以高洁坚贞之心等待所思之人。葛却荒秽纠缠，有研究者认

类的名贵菌子，奶浆菌倒是拾了好几袋，又是欣悦，又有点儿失落。当时，有位朋友的女儿惊呼起来，她找到了一朵很大的粉菌。我们，连同不认识的别的拾菌子的人，都跑过去，排队接过去菌子拍照。

后面吃菌子的情节，可以忽略不计了。仿佛拾菌子已经把我们的热情耗尽了。

这之后，我再次对拾菌子痴迷起来。不像小时候那样，真为了吃那一口新鲜，现在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将自己从规训的生活里摘出来，重新投入山林的野性和自由吗？

去年，我还带着家人和庆坤一家，去后山拾菌子，我想重走当年和奶奶走过的路，不想，杂草繁盛，一视同仁地淹没了道路和水沟。好不容易撕开草莽上了山，烈日当头，暑气滚烫，我们找了一堆大红菌——这在我小时候，自然是不能吃的，“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可谓深入人心了。现在街上却有很多人在卖，我在上海还吃过。能不能吃呢？不管了，且先收起来。每当我在草丛间发现了一朵菌子，7岁的小朋友便急急地分开草，嚷着，不要动，让我来！我不由得笑着，看她穿过山林的浓绿和热风，朝我奔来，弯腰捡起一朵不知道

能不能吃的菌子，小心翼翼地放入袋子——后来，她问过我，家里有没有小背篓呢？她想要一个，上山拾菌子时带着。

今年，再次带小朋友回施甸拾菌子。爸开车，妈陪着，往姚关方向。小朋友一路高声唱：“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但我疏忽了，忘了给她带一只小背篓。

在一座陌生的山边停车，找了一圈，只找到十来朵不能吃的菌子，和一些松香。但丝毫没减弱小朋友的兴致，哪怕是松香，也能让她面露喜色，和我小时候的我几无二致。

有一会儿，只有我和小朋友待在一起，鲜亮的光日从树梢倾斜而下，灌注在我们的脸上、身上。四周杂草蜂拥而来，鸟鸣、蝉噪，闪烁如繁星。我喊了孩子的乳名，说，你听。她说，听什么？我说，你听那松涛，是风吹过松树梢头。我们现在，就像在大海底。

想象我是一颗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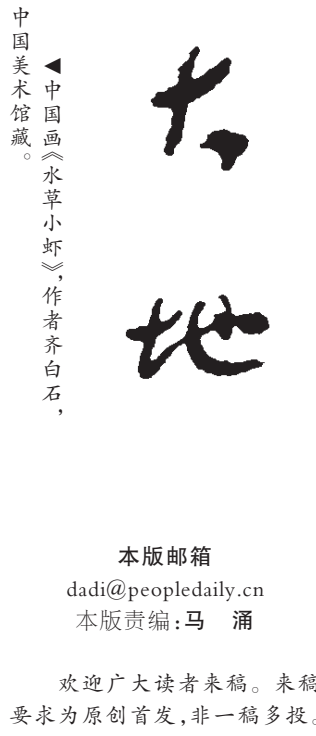
周 晋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袁隆平	
其实，我只是一颗充满想象的种子 有时，也是一株渴望成熟的水稻 一生，只要低头来 面对这温热的土地，还有 滚烫的期待，我就羞愧不已	
即使偶尔起身，抬起头来 仰望丽日的晴云，或者 独对暗夜的星空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 手叉腰眼，挺直脊梁	
此刻，雪峰山上的无数峰峦 就是我齐肩而立的大汗淋漓的兄弟	
匍匐于万千草本之中	
纪年的流水远去 拍岸有声，也拍上我日霜一日的实际 在时间的拐弯之处 不断激起岁月的涟漪： 正如人类繁复的稻作史 茎秆、枝叶、根系、野火、阳光、雨露	
人生一世，草木三秋 一粒种子，该有怎样的命运？	
生而有幸，我拥有最广袤的舞台 大江大洋、高山低谷 黄土地、红土地、黑土地 都是我最庄严的布景	
那些深深低下头去 沉甸甸，沉甸甸的稻穗啊 就是我年复一年 默默唱给这个世界的歌	

溆浦草木

王跃文

为其是朝堂奸佞的象征。我虽读《山鬼》知葛之寓意，却并不妨碍我爱吃葛面。葛面是我家乡的美食：葛根粉做成粉条，开水煮软，佐以酱油、豆豉汁和油发辣椒，吃起来香辣爽滑。葛面好吃，葛根难挖，葛粉难得。葛根是竖着长的，通常三五米长，长的可达七八米。挖葛人遇着多长的葛根，就得挖多深的坑下去，劳作十分辛苦。倘若遇着卖真葛面的老乡，万不可同人还价钱。葛是山间野生的，一株葛的藤蔓可延及整间屋子大小。葛藤很有韧性，山里人常用葛藤编织篮子、篓子等器具，好看且耐用。葛的生长野蛮有力，近家可侵屋，临径可断路。拿它比喻向君子使绊子的小人，阻拦君子行仁德正义之道，十分生动形象。

我上小学时，每学期进城看一场电影。老师领着同学们列队出发，一路路歌而行。妈妈给我和弟弟五角钱，兄弟俩电影票共两角钱，剩三角钱买吃的，往往少不了一人吃一碗葛面。每次吃葛面，手指都不小心会沾上酱油。我舍不得洗手，一路闻着手指上的酱油香。听娘说，过苦日子的时候，大山里的人生活稍微好过些，就因为山上可挖到葛根当饭吃。农家人如今也早不靠吃葛面过日子了，偶尔买来吃，只当享享口福。我长年在，思念葛面几乎成了乡愁。每次回乡，必要进城寻最正宗的店子，吃一碗上好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马 涌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
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父亲的遗产

邵国强

当母亲将那双被父亲珍藏了70多年的皮鞋郑重地交到我手中时，我的心颤抖了。皮鞋黑色的牛皮泛着光泽，鞋尖略显磨损，但依然可见精心保养的痕迹。记忆中，父亲总是在闲暇时为这双皮鞋打油、擦拭，每一个动作都那么认真，仿佛在与一段岁月对话。

1982年，我考上大学。临行前，我希望能拿到父亲珍藏多年的这双皮鞋，风风光光地去大学报到。当我怯生生地向父亲表达这个想法时，他的表情凝固了片刻。我看到他的眼中闪过复杂的情感，最终，父亲说：“孩子，这双鞋你穿不得。我给你讲讲它的来历吧。”

那是1950年，父亲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入朝参战。他是电台的报务员。一次战役中，部队在冰天雪地里埋伏了两天两夜。“我和我们电台台长蜷缩在掩体中，当时天太冷了，特别是夜里，冻得人受不了，鞋和脚都冻到了一起。”父亲的声音渐渐低沉，“电台是我们前线与指挥部唯一的联系。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必须确保通信畅通，这是我们接到的死命令。”

战役最后取得了胜利，但很多战士包括父亲、电台台长都严重冻伤。许多人撤回国内治疗时，双脚都已变黑。父亲年轻，经过3个月治疗保住了双脚，电台台长却不得不截肢。父亲伤愈返回朝鲜前线时，台长将这双皮鞋送给父亲：“小邵，我一直舍不得穿，现在送给你做个纪念吧，别忘了我们一起战斗的日子。”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父亲都把这双皮鞋带在身边。听完这个故事，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战友情深。

那年寒假，我回到家，母亲说：“去看看你爹吧，他上火了。”原来父亲办离休手续时，由于多年辗转，相关资料遗失了。没有档案证明，就不能办离休。父亲对我说：“待遇我并不太在意，但是把8年参军的革命经历弄丢了，这让我很心痛。”我提议他回老部队开证明，父亲同意了。可第二天早晨，他改变了主意。“我想通了。”父亲笑了笑：“人老了，不能再给组织作贡献了，少拿点钱又算得了什么。”

2022年10月2日，父亲去世了。临终前，他特意交代把这双皮鞋交给我。如今，这双皮鞋静静摆在我面前。它是父亲留给我的一面镜子。每当遇到困难时，我都会看看它，想想那些在冰雪严寒中坚守的志愿军战士们，想想那些为了革命事业甘愿“吃亏”的老党员们，我的心就豁然了。这或许就是父亲想传给我的遗产吧。



盛夏之时，常常赤日炎炎，溽热难耐，使人心烦气躁。所以“苦热行”成了古代诗歌的一个命题，以“苦热”为题的古诗不胜枚举。南梁萧纲《苦热行》说：“寝兴烦几案，俯仰倦帟床。滂沱汗似铍，微靡风如汤。”唐王维《苦热行》也写道：“轻纨觉衣重，密树苦阴薄。莞簟不可近，絺绤再三濯。”炎威之下，在缺乏制冷设备的古代，真是让人无处躲避处藏。于是，古人常常会画各样的《消夏图》，用图像中的清凉，让心情暂时得到纾解。

画面营造的清凉世界中，常会有几种构成要素。比如要有青翠的竹林，要有开阔的荷塘。你看明代仇英的《竹梧消夏图》、南宋刘松年的《荷亭消夏图》中，都有高士在竹林畔、在荷花环抱的水阁中，享受着竹影荷风。孟浩然说：“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吹拂过水面的清风，带来荷花淡淡的清香，人坐在水阁中，会感到清爽而惬意。

夏日昼长夜短，在绿荫下小憩，也是躲避炎热的妙法。芭蕉叶大如席，满目葱绿，用它来遮荫最好不过，南宋诗人张翥写它：“潇潇绿衣长，满身无限凉，怀素和尚甚至称它作“绿天”。“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就坐到芭蕉树下小憩。他光着脊梁，手拿蒲扇，在绿荫清风中渐渐就进了梦乡。一个小童也跑来，背靠着芭蕉树席地而坐，垂头做起了自己的梦。金农的弟子罗聘来了，看着这有趣的场景，就拿笔画了一幅《蕉荫午睡图》。金农醒来看到这幅画，也觉得有意思，就在画上题赞：“先生瞌睡，睡著何妨。长安卿相，不来此乡。绿天如幕，举体清凉。世间同梦，惟有蒙庄。”他的梦中境界，便与庄子梦到蝴蝶有几分相仿了。

这些翠竹荷花、梧桐芭蕉、风亭水阁，是古人精心营造的清凉胜境。其实，这些清幽雅致的环境，也是人内心世界的外在映照。画中那些或坐或卧的人，我们称其为“高士”，他们的高，是因为身上自有一种清气，和周遭的环境是和谐的。在他们心里，本就有一方清凉世界。这清凉源于内心的从容淡泊，不为物欲所累，不为世俗所扰。

在一个炎炎夏日，白居易去拜访一位禅师，只见禅师在闷热的禅房内闭目端坐，好像周遭的燥热都侵袭不到他一样。白居易不禁发出感慨，写诗赞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他还写过另一首《消暑》诗：“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这种心得，和从禅师身上感受到的是一样的。

杨万里在《夏夜追凉》中写道：“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在溽热无风的夏夜，在“竹深树密虫鸣处”，他感受到了一种微凉，这既是大自然反馈给他的，更是自己的心境反照出来的。

我们可以在大自然中的蕉荫荷风中觅得清凉，可以引凉风入室，构造风亭水阁等纳凉之地。可是，真正的清凉世界，不仅在这些清爽之地。当我们热切地营造各种“热点”，期望受到“热捧”的同时，是否也会感到燥热和郁热时时髦罩心头？心灵若被各种欲望和焦虑填满，便如同密不透风的闷热暗室。从心底生发的清凉，不是出于“躺平”后的不思进取、随波逐流，也不是出于悲观的消极避世，而是心境的疏朗宁静，是物我如一的圆融通透。

寒潭印月，虚室生白。心若安定，炎威自退。我们的心灵世界清静寥廓时，清风自然徐徐而至，清凉自会如皓月之光弥漫开来。



抵达萍乡已是夜晚，天空深沉，街道两旁是各色小吃的招牌。许是幻觉，寒风中仿佛能吸嗅到隐隐约约的辛辣气息。说不清到底是害怕还是期待，我早早睡下，准备迎接第二天的美食之旅。作为外地人，先要见识一下的肯定是莲花血鸭。可能比较不求甚解，但我每到新的目的地，总想先试试当地的美食代表作。

目睹了莲花血鸭的制作过程，当时兴致勃勃想要看出点门道，留意了步骤，现在只记得用的是鸭子和米酒了，至于如何精准调配，怎样掌握火候，还是一片空白。当血鸭以成品的形式被端上饭桌，深红的鸭血包裹着鲜嫩的鸭肉，姜片、蒜片、青椒、红椒掺杂其中，单看外表就判断得出它惊心动魄的刺激。饭桌上每个人都交代底细报备着自己的吃辣能力，但当血鸭转到跟前时，大家都无差别地夹菜。可见，无论到底能否接纳辣，都抵挡不了馋，克服不了好奇。

血鸭的肉不是绵软的，经过血和辣椒的浇灌、侵袭，它依然紧致。加之切碎的血鸭还带着细小的鸭骨，辅以霸道的辣，一口下去，觉得血鸭赢了，我输了。它赢在不驯服的口感，需要细心啃噬甄别骨头的吃法，我输在好像驾驭不了，却忍不住一吃再吃。碟子里堆了一小撮鸭骨，杯子里解辣的饮料一加再加，一道颇具挑战的菜，一个“人菜瘾大”的食客，吃饭吃出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同时也有种强扭瓜也甜的意外之喜。

除了血鸭，萍乡还有许多美食，小炒肉、炒粉、烟熏肉……到了饭点儿，街头挂着褪色招牌的小店人头攒动，没有鲍翅壮参，朴实家常的食材，辣味汹涌，咸鲜酣畅。人们热火朝天地说着萍乡方言，我虽然听不懂，却感受到一种热气腾腾的生命力，一种温暖真切的烟火气。

夜幕降临，萍乡切换到梦幻模式——烟花表演即将开始，巨大的场馆人声鼎沸。随着音乐响起，天空中怒放奇异的火花。表演将烟花与舞蹈、歌曲、乐器融化在一起，天上地下交相辉映。夜色变成了一个无边的舞台，承载着各种具体和抽象的色彩，一会儿雍容华贵，一会儿奇思妙想。有飞向观众席的金灿灿的凤凰，也有神秘降临的飞碟，还有身着古装的小伙伴们点着鞭炮……目睹色彩与形态的奇妙组合，大家都一惊一乍，是严格意义上的叹为观止。

盛大的烟火仿佛填满了整个夜空，这壮观的画面自由而无私，它无法被独占，见者有份。

来到这座邻近湘赣边界的小城，才得知萍乡的烟花制造历史悠久。细想简直不可思议。在科技不发达的过去，摆弄这些危险品，还摆弄出了审美的花样，把这些危险处理成现实，算得上是天才的理想主义。从当年匠人们的绞尽脑汁，到现在用编程操控的精准复杂的图案，萍乡的烟花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带着想象力和创造力，奔赴世界各地的天空。

从餐桌前的热烈体验，到夜晚经历的绚丽斑斓，辣椒和硫黄，缤纷与绚丽，让我领会到萍乡热力四射的灵魂。萍乡像辣椒一样，活泼、明媚，小小的体量，大大的能量。萍乡人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里，早已悄然领会了生活和心理的渴求，最深层的基因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悄然繁衍。萍乡人在这神奇火辣的土壤上，经历命运的欢喜与悲愁，养成特别的习惯和口味。他们做菜，做烟花，以独到品味和精湛技艺，操控着辣椒和火药，并巧妙自然地将这一切融进精神的空间。

味蕾、视觉的狂欢，让萍乡时刻充满着烟火气。锅灶上的煎炒烹炸，夜空中的炫目燃烧，既家长里短，又浪漫飘逸。

